

环球视角系列



美国新纪实丛书

新泽西州的复仇者

〔美〕庄彦 主编 北方文艺出版社

新泽西州的复仇者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(黑) 新登字第 7 号

(黑) 版贸审字 08—96—20

责任编辑: 田仲三

装帧设计: 姜 录 王 泓

责任印制: 郭淑杰

新泽西州的复仇者

Xinxexizhon • De Fu//chonzhe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)

佳木斯书报刊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• 印张 14 4/16 • 字数 285 000

1997 年 2 月第 1 版 199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6 000

ISBN7-5317-0986-4/I • 970 定价: 1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1975 年 1 月 8 日下午 2 时 20 分，有人发现新泽西州卢西亚镇一幢黄褐色两层小楼上，躺着两个赤身裸体的女人，身边丢下一件血糊糊的丹碧丝。

策划 张 抗

主编 〔美〕庄 彦 田 原

编著 刘肖沛 张铭润 王钦德
华 纯 齐伟儒

内 容 提 要

约瑟夫·斯克蒂是被遗弃的私生子，后成为史蒂芬夫妇的养子。

史蒂芬夫妇自私自利，狭隘偏见，肆意侮辱虐待甚至导演“阉割”约瑟夫的丑剧，并葬送了他的一生。

长大后的约瑟夫要对童年的不幸进行报复，他自称是上帝的使者，奉命要用“矫正实验”来“拯救”世界上的男男女女，他追逐女性，杀戮青少年，逼奸亲女，淹死亲子……是一个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罪人，成为新泽西、宾夕法尼亚等几大州的警力共同追捕的逃犯。

可是，上层社会舆论哗然，包括法律专家、精神病心理学专家、医学博士在内，众人七嘴八舌、喋喋不休地展开争论。这样一来，使得审理此案的法官、律师，及陪审团的先生、女士们意见纷纷，莫衷一是。

走入新的视野

——代序

当代世界是变幻莫测的世界，

当代生活是色彩斑斓的生活……

为了真实、全面、生动地反映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生活，为读者敞开一片新的视野，北方文艺出版社在加大选题策划力度的基础上，拟在近期相继推出几套系列丛书，以飨读者。出于创品牌的考虑，我社将这几类丛书，按其体裁及题材分为几大系列，成为固定的栏目，分期分批予以出版，如反映世界各国重大事件和社会现状的《环球视角》纪实系列，反映爱情生活的《勿忘我》浪漫系列，反映我国传统文化的《中华奥义经典》系列……等等。

这套“美国新纪实丛书”，便是《环球视角》系列首批推出的丛书之一。“新纪实”在文学评论中是个新的字眼，对这个字眼的概念也有多种解释。其实，纪

实文学是从本世纪 70 年代由纪实剧(亦称文献剧)演变而来的,这个新剧种最早出现在本世纪 60 年代的德国,其代表人物霍希胡特、魏斯和吉普哈特等,常通过官方文献和法庭记录对不久前的历史性事件进行检验。他们当时担心西方,特别是德国,正在忘记纳粹时代的恐怖,因此便在现代史中探索罪恶和责任的各种题材。

我社在《环球视角》这个栏目中,首次推出的这套“美国新纪实丛书”,在追记真人真事的基础上,融进了全新的小说及新闻的写作手法,全方位地从社会事件及当事人心理上来剖析美国社会,具有一定的可读性。我们的目的在于,希望广大读者透过这个新的视角,了解美国现实生活中惊心动魄的一面,触摸到“美国梦”的另一个脉搏。

近期,我社还将在《环球视角》纪实系列中,推出“俄罗斯新纪实丛书”、“意大利新纪实丛书”等,希望能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。

北方文艺出版社选题策划中心

1997 年 1 月 20 日

1943年9月1日，身披黑袍的修女和护士小步蹀躞，穿梭于教会医院的长廊里，一张张白皙的面颊上洋溢着温文尔雅的微笑。再过3个月约瑟夫就7周岁了，他站在敞开的病房门口，望着行色匆匆的护士，记忆深处回响起养父、母的呵斥声：

“笨蛋！还是送你回孤儿院去吧！”养母安娜·卡林吉斯嚷道。

约瑟夫的养父是位鞋匠。这时，他抬起头来，拿着一把镶着绿莹莹刀柄的鞋刀，点着头嘟哝道，“对，约瑟夫，当心还得送你回去！”

同卡林吉斯一家生活在一起，约瑟夫经常受到动辄扬言要把他送回孤儿院这种威胁，日复一日已经成为他的家常便饭。养母经常说，是他们救了他。可事实上，自从他们领养了约瑟夫以后，约瑟夫就一直在呵斥中生活。

站在病房门口，约瑟夫联想到孤儿院的生活。从修女那黛黑的围巾里，从鲜花绰约、丝带缭绕的滑稽可笑的帽沿下，一双眼睛从小床的四面八方投射来道道眸光。在朦胧幻觉

中，约瑟夫仿佛看到了一扇扇硕大的门窗和通向这一扇扇大门的台阶，层层递升，修女们擦肩接踵，迈着轻巧的步子，悄然无声，好似一只只鸟儿在地板上跳跃滑动。有一天，史蒂芬和妻子安娜来到约瑟夫的小床前，挑选他做养子。

一条洁白的病服垂在约瑟夫的肩头上，拖曳在双脚下，他觉得这身洁白的病服太像万圣节的化妆服了。到11月11日，他就满7岁了，可他平生过节从未打扮过，养父、母也从不允许他和别的孩子一起玩耍。从史蒂芬家的修鞋铺的窗口上，约瑟夫看见孩子们纷纷打扮，披着被单和戴着面具，一身节日打扮，沿着莱星顿大街跑来跑去。每到一家门前就喊道，“神灵保佑！”

看着，看着，小约瑟夫的心里充满了好奇，真想出去同他们一起玩玩。

一天，养母告诉他要到圣·玛丽医院去做疝病手术。医院离家只有几个街区，不过，约瑟夫对疝是丁是卯，一无所知。只是听着挺像一位少女的名字。他只知道，他要到医院去，而不是回孤儿院。

一位护士把他送上了小床，然后说，“晚安，约瑟夫，祝你睡好！”医院里的静谧同孤儿院的长夜一样可怕。约瑟夫突然想起养父史蒂芬说过，戴尔医生用刀子治疝病。小约瑟夫马上联想到养父割鞋底用的那把刀柄绿莹莹的削鞋刀。戴尔医生的刀柄也是绿色的吗？会不会杀了他呢？他心中顿时疑虑重重。平日来史蒂芬店修鞋的女人经常闲聊起医院里的死魂灵。明天果真死了，他的灵魂就会和蝴蝶同在了。史蒂芬

夫妇在乡下有一幢度周末和消夏的房子，小约瑟夫是在那里第一次看到蝴蝶，他是属于那些蝴蝶的。

从麻醉的昏昏沉睡中醒来后，小约瑟夫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活着回到了病房。戴尔医生的刀子并没有送他到阴曹地府。后来，戴尔医生有一天查房来看望他时，他真想问他为什么没有死，却没敢开口。医生告诉他说，他左肋下有一道6英寸长的刀口。

“刀口什么样？”

“一条6英寸长的切口。”医生解释道。

一双晶莹的大眼睛，炯炯有神，望着戴尔医生把仪器放回一个黑包中。小约瑟夫感到那把替他做过手术的刀子具有神奇的魔力。

小约瑟夫在医院一连住了16天，最后出院的那天上午，一位白衣护士帮助他穿好了衣服。由于他身体虚弱不支，护士只好手把手地帮他穿上了袜子、内衣，接着再穿上衬衫和羊毛衫，最后是那件高领、双排扣外套。约瑟夫小足内翻，只好坐在椅子上，让护士给他穿好矫正鞋。

一位护士用软椅车把他推过走廊，送进电梯里。小约瑟夫的养母安娜站在靠街的出口处，头戴一顶扁平草帽，脚上穿着一双平跟黑皮鞋，直愣愣在那等着约瑟夫出现。那张阴郁的脸上，没有一丝笑意。等到护士推着约瑟夫向她走来时，她突然大踏步走出了门庭，护士推着约瑟夫尾随在后边。

他们乘车回到了史蒂芬家，北前大街2723号。短短的一路上，安娜一声未吭，闷声闷气。约瑟夫坐在角落里，手抓

着椅子扶手，眼睛望着安娜。安娜头上的草帽随着车轮的滚动不停地起伏跳动着，粗犷的方圆脸上映出了阵阵阴影。金边眼镜下，双眸目不斜视，凝望着前方，晶莹的镜片纯净无瑕，约瑟夫觉得像两股清冽的泉水，闪烁着愤怒的光泽，她用眼角不屑一顾地瞥了约瑟夫一眼。

在约瑟夫住院的这16天中，史蒂芬的家里整天平静如潭。安娜一想到约瑟夫回家就会烦躁不安，不过人们很难从她那淡漠的神态中感觉到她内心的烦躁，但小约瑟夫却敏感地意识到安娜不愿接他回家。

史蒂芬坐在石桌前的板凳上忙活着自己的，一只脚搭在板凳的横梁上。他知道今天是约瑟夫出院的日子，正心神不宁地期待着妻子携子归来。

安娜和约瑟夫刚跨进家门，史蒂芬就扭过身去透过小镜片把目光倾注在他身上，挂在耳后的镜腿连接着这薄薄的金丝镜架。他跨过凳子，伤痕斑斑、粗大的手中攥着一只鞋和一把弯刀。就是那把刀柄绿莹莹弯刀，刀柄、刀身各有4英寸长，用以割鞋底和后跟的刀身在刀尖处弯出一段弧形，俨然似一片人的肉唇。

史蒂芬身高只有5英尺零2英寸。粗壮异常（安娜比他高出一英寸），却也行动敏捷，精力过人，黑油油的浓发下嵌着一双灰色的眼睛。

安娜对着约瑟夫扮了一个鬼脸，摆出一副厌恶的样子，接着又向丈夫挤了挤眼睛。

“现在就干吧！”说着，史蒂芬神经质地冲着他们挥了挥

手，“我随后就到。”

安娜一手抓着约瑟夫的胳膊，一手提着小提箱，拉着他走向客厅。此时，史蒂芬沉静地望着约瑟夫，脸色越来越冷酷，一副一意孤行的神色，“今天就干！现在就开始！”

安娜推开挂着网帘的法式门时，约瑟夫趁机挣脱了她的手，两眼喷射着愤慨的火焰。安娜理也未理，撇下约瑟夫径自走进了客厅和起居室，她和史蒂芬称此为“后院”。

史蒂芬用那把绿柄弯刀切割着一双双鞋底，刀法娴熟利落。约瑟夫望着这刀子，呆若木鸡，走了神。

“约瑟夫，你想不想像爸爸这样干？我很快就能教会你的。如果你现在愿意做个乖孩子，将来做个好男人的话，那就用心点儿学。不然的话，就……”他的眼光透过镜片死死地盯着约瑟夫，然后转身回到工具凳旁情不自禁地哧哧笑了。约瑟夫望着簌簌落满地板的碎屑，心中一怔，戴尔医生给自己开刀时，肌肤会不会像这剥掉的碎屑一样呢？养父的鞋刀简直同他在医院中想像的一样狰狞可怕。他平生头一次意识到，大人何止用刀割皮，还会割孩子的细皮嫩肉呢！

“约瑟夫，快点进来！”他慢慢腾腾挪进客厅后，安娜立即扒掉了他的上衣和衬衫，他赶紧向楼梯奔去，却被安娜一把拉住了，“给我在楼下呆着！我和你爸有话对你说。”接着又警告道，“别乱跑乱动的，小心挣开了刀口，免得再进医院。唉，你这个孩子真叫人讨厌！”

约瑟夫站在楼梯下，他身边并排挂着两幅《基督》和《少女玛丽》的赝品，安娜手里攥着他的衬衫、上衣和小提箱

从他身旁擦身而过，朝楼上他的卧室走去。约瑟夫望着她那臃肿粗壮的背影，两条肥胖的大腿有力地摆动着，一双黑色平跟鞋重重敲击着楼梯，咚咚作响。

他背后隐约传来了另外一个人的脚步声，约瑟夫转身看到是养父正朝他奔来。史蒂芬安排一个名叫凯撒的雇工照料小店，自己则拿着一把枫木儿童小椅，口中嚼叼着一支菲力普雪茄向后院走来。约瑟夫疑窦顿生，他拿我的椅子干嘛？这时，史蒂芬向楼上喊道，“安娜，我来了，快下来吧！”

“哦，我就下去！”旋即，安娜肥胖的身影映现在楼道尽头，然后轻快地走下楼来，几声淫荡猥亵的奸笑，使约瑟夫惶惑不已。

史蒂芬一打开开关，枝形吊灯顿时大放光明。她站在吊灯正中央，把约瑟夫的小椅放下，说道，“约瑟夫，坐下！”

约瑟夫坐在椅子上，惶恐不安地抬头望着养父母。他们站在他面前，目光透过两对清沏的镜片紧紧地盯着他。

史蒂芬开口道，“听着，约瑟夫，我们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”

安娜接着说，“戴尔医生在医院里给你做了手术，他……”

“他治好了你的疝病。”史蒂芬打断安娜的话，接过话茬说，“不过，他也治好了……”他顿了一顿，低下头凑到约瑟夫的耳朵旁轻声说道，“你的‘小鸡儿’。”

在史蒂芬家里，“小鸡儿”是对小男孩生殖器的一种委婉的代名词。

“我的‘小鸡儿’怎么了？”

安娜答道，“戴尔医生给你治病前，你的小鸡里就藏着一个魔鬼。”

“魔鬼是什么样儿？”

史蒂芬接着说，“是个很邪恶很邪恶的恶魔。”

安娜接着傻乎乎地说，“魔鬼帮助撒旦做坏事，可不帮助基督做好事。”

“它躲在我的小鸡里？它躲在那里干什么？”约瑟夫的小手护着裆。

安娜猛地拉开他的手，继续说道，“魔鬼让你的小鸡硬起来，挺起来了。”

史蒂芬继续解释说，“魔鬼让你的小鸡挺起来后，就会干坏事，那你死后灵魂会被撒旦掠去！”

安娜又告诉约瑟夫，“戴尔医生替你赶跑了魔鬼，治好了你的小鸡儿，所以你的小鸡儿再也长不大了，魔鬼再不能栖身于你那不能长大的小鸡儿里了，所以你的小鸡永远也挺不起来了。约瑟夫，你明白吗？”

“可是，可是戴尔医生是怎样给我治好的呢？”

史蒂芬笑吟吟地答道，“约瑟夫，这是秘密。”他拽起约瑟夫的几缕头发，狠狠地扯着。

安娜随声附和道，“对，是秘密。不过你的小鸡儿里再也不会出现恶魔了，因为你的小鸡儿再也长不大了，长不大了，长不大啦！”

史蒂芬把手轻轻搭在安娜的肩上，以便让她安静下来。安

娜急促地喘着气，双眸灼人。约瑟夫以为她病了，可能快要死了，他非常渴望知道，安娜的灵魂会不会被撒旦掠去。

“你没长小鸡儿吗？”史蒂芬顿时气冲冲地喊起来，怎么啦！怎么老问！”他继续用粗野的嗓音阴沉地嚷道，“听着！在此之前是我们家乡的牧师把我和你母亲从魔鬼那儿解救出来，但现在在此，嗯——在这儿！”他重复了一遍，满含讥讽，“我们必须请求戴尔医生帮这个忙，是戴尔医生从魔鬼的阴掌中把你解救出来的。”

“妈妈，你的小鸡儿和爸爸的一样吗？”约瑟夫抬起头来，再次瞧见那晶莹无瑕的镜片后，那两泓清水仍然闪烁着极大的愤怒。那冷峻的目光一下将约瑟夫投入了惶恐的深渊中。

安娜没好气地吼道，“女孩的小鸡儿和男孩的不一样。”她蹲下身，凑近约瑟夫的面孔，“记住，魔鬼没有了，你的小鸡儿再也挺不起来了，你将永远是一个性情温和的男人。所以，你会成为一个好孩子、好男人的。别惹是生非，别和女孩乱来，现在不能这么做，长大后也不能这样做！”

安娜倚在睡椅上，汗流满面。

史蒂芬转身对妻子劝道，“别再难为孩子了，别像人家那样。就是这么回事，对吧，安娜？”

“我可以走了吗？”

“可以啦！”安娜说着用一块纤巧的手帕拍了拍脸，然后起身缓缓朝厨房走去。

“约瑟夫，回自己屋里去吧！你病了，先休息一阵。晚饭做好后，你妈妈会叫你的。”

上楼时，约瑟夫在楼梯口挂着的镜前，像往常一样，手指又贴放在冰冷的玻璃上揉动着，心里想看看镜子中的那只是如何随着自己的手动动停停的。这是另一番世界，空旷、静谧。他幻想能钻进镜子，他们就永远找不到他了。突然，他仿佛被一种东西怔住，他惶惶悚悚地想跑开，却身不由己向后倒退了好几步，靠在了栏杆上，恭恭敬敬地立在原地。约瑟夫发现屋子中央悬浮着一个巨大的弯刀，刀柄和刀身全明晃晃地立在空中，刀的弧形的刀尖处挑着他的“小鸡儿”，这一切都跃现在镜子里，他惊惶失措，手紧捂着两腿间，顿时镜中的幻影倏尔又消失殆尽。刀口部位的阵痛把他从紊乱的幻想中惊醒。

他一个人躲到屋子里，呆呆地坐在床上，一心幻想着自己能变成一只蝴蝶，展翅翱翔，融入乡村的蝴蝶世界中去。虽然时间尚早，他仍然跪倒在床头前，企图用安娜和史蒂芬教给他的德语祈祷，可祷词好像是被抛到九霄云外，怎么也想不起来了，好像养父、母用英语给他讲了那么多难听、猥亵的话之后，他放弃了他们的祖籍德语。

约瑟夫在这个家再次出现已经使他们怒不可遏，他们拿他的小鸡儿开玩笑，讲了那么多怪诞的故事后，就把他打发回自己的房间里。时下，望着窗外湛蓝的高空，那群蝴蝶的影子再次浮现在他的脑海中。

光阴荏苒，几年过去了，史蒂芬和安娜教他许多东西，可他只记住了5个单词。它凝聚了约瑟夫渴求远走高飞的迫切愿望。